

第十三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三 婧

张子筠

(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2014 级)

七孝病得愈发厉害，大家都说是沈老爷子要来把最喜欢的小孙子带走了。小叔去城里请大夫，一去不回，电话打到平坡村唯一一台电话上，说是犯了事儿，要被拘押一周。城里大夫本就不情愿来，这种情况下更是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先行赶来。可这一周却是如何也等不得的，因为清明要到了。

沈峻眉头紧锁，蹲在院子里抽旱烟。里屋传来阵阵低啜——宋青莲怕她的老七也像老四那样离她而去，整日里几乎除了给七孝净身、喂药、喂饭，就是坐在七孝床头以泪洗面。漫天阴霾的下午，哭声在枝枯叶败的小院子里响得刺耳。

“爹。”三婧怯怯地叫了声。父亲一直在外面跑，她已经很久没有和父亲长时间相处过了。沈峻正烦闷着，自然理都不理她。

“爹… …”三婧又唤了声。

“作死咯！哪来那么多事！”沈峻狠狠一眼瞪过去，三婧噤了声，眼泪在红红的眼眶里打转，听着里屋的动静，愣是没让泪水掉下来。

“砰砰砰——”破木头门被粗鲁的拍打震得剧烈晃动，扑簌簌又落了好些干漆。应该是镇里的郎中来例行诊视了。他的治疗大概是没太大用的，七孝的情况从病倒那一天起就没有好转过，如受到死亡召唤的不可抗力一般，最开始额头微烫，咳嗽不止，后来有时小脸烧得通红，精神极差，有次还突然两眼翻白、四肢抽搐，把青莲吓得几欲晕厥。沈峻也猜那郎中没什么本事，只是会哄人，却还是请他每周来一次，同时四处奔走借钱，想再凑张车票。

三婧小跑着去开了门。郎中朝她点点头，拎着大筐子进来。接着，又有一只黝黑粗糙的手斜刺里伸出，握住了门框，阻止了正待合上的门。

是住东村口的陈三。

宋青莲还在布铺工作时，中午有时会和同事去对面的面摊子上吃面，卖面的憨老四就是陈四，靠经营这个面摊来维持自己一家三口的生计，顺带养活他

不学无术的无赖三哥。有时，陈三也发发善心，来面摊帮忙，只是最终常因为和客人一言不合、大骂出口甚至大打出手而被拉开到一边。然而事实上，陈三常是被揍得惨的那个。有次陈四实在忍不住了，趁着给他上药的当儿低声劝他，“哥，以后还是俺自个儿来卖面吧……要不，你帮俺收钱算账呗？”陈三听罢又想嚷嚷起来，可不知是想到了什么，最后难掩喜色地应了下来。

之后，陈三开始有钱时不时请布铺里的女人吃些零嘴儿。

在布铺工作的女人中，陈三最中意宋青莲，常常骚扰她。于是，布铺里有多的事的女人总拿这个开宋青莲玩笑，还每次硬拉她一起去拿陈三送来的东西。宋青莲又烦又怕，可又不愿意丢了布铺的工作，只能尽量躲着，实在不堪其扰时请个半天假躲到家里。

七孝半个月前病倒，比两年前那次来势更凶，吓得宋青莲终于彻底辞了布铺的工作，整日守在她的老七床边。

陈三在宋青莲没去上班的第一天就找上沈家来。宋青莲两眼红肿地去开了门，看到是陈三时，不知怎么的心中所有的憋闷都瞬间涌上了心头似的，拧眉冷喝一声“滚”，接着猛地甩上了门。沈峻听到动响走出来，看着门愣了一会儿，没作声。然后他走近，默默地把青莲拉进怀里，在她发顶落下轻轻一个吻。他的嘴唇莫名地有些颤抖，但炽热得几乎要点燃宋青莲。那热度似乎沿着发根传到了她的眼睛里，各种情绪再难以压抑，宋青莲扒紧丈夫的背嚎啕大哭起来，如同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三婧不熟悉陈三，她小心翼翼地问他，“叔……叔叔，你有啥事啊？”陈三收回朝院里钻的视线，低头看这个小姑娘——十四五岁的模样，已初见美丽的轮廓——又若有所思起来。那是一种三婧从未见过的陌生的眼神，她有些害怕，不禁后退了一步。就这一步的距离，让陈三趁机推开门走进了院子，期间，他的眼神从三婧的脸上一路向下移至了领子，然后胸口，然后腰间。

沈峻突然从院子角落里冲过来，像一尊落满灰尘的大理石雕像突然活了似的冲过来，一拳砸在陈三脸上。这一拳也如大理石一般坚硬。

“什么脏东西！别用那种眼神看她！滚！”

陈三被打得后退，又被门槛绊了一下，一屁股坐倒在地，似是有些懵了，居然没立刻跳起来还手。沈峻看着斯斯文文，就算前段时间在工地晒得黑如树皮，也不像是凶横好斗的人。他也确实不喜欢打架。沈峻狠狠甩上门，插上栓，没看三婧一眼，坐回院角的桑树下抽旱烟，又变回了那个坚硬、沉重的雕像。一片叶子落在了他的肩上，安了家似的停泊在那儿。

太阳从西边沉下去了。

三婧抹掉脸上的泪痕，抱起劈好的木柴，钻进厨房。

她有些麻木地开始做一家人的晚饭。

为什么？为什么？

三婧持着锅铲定住，脑海里浮起这样的疑问。

但是，什么“为什么”呢？这疑问似乎来得突兀得莫名其妙，毫无缘由。

可是，她心里就像憋了很多的委屈，即将冲破栅栏，变成呼啸的痛苦迷惘，将她吞没。她终于难受地丢开锅铲，掩面蹲下。灶下的火焰在她的颊边狂奔。好一阵子，世界上只剩下呼呼的燃烧声，和不时一两声噼啪轻响，三婧几乎就要平静下来回归她的工作了。

油终于开始沸腾，飞溅出的一滴烙在了三婧手背上。“呀！”她惊呼，跳起来直甩手，却不敢迟疑，立刻把菜扔进锅里盖住油，然后才舀出些清水浇到已烫起一个泡的手背上。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我来吧我来吧！你让开！！”

“倒碗水给你弟弟送去！”

宋青莲不知何时进了厨房。她一把拨开三婧，把蒜末撒进锅里，用铲子翻动青菜，眉间皱起的深深的川形让三婧看得凉到心底。

天空的余红更远了，像凝固的潮水迟疑着退去。从院子的围墙上望出去，稍微高些、能看得到的房子也都变成了一些轮廓模糊的黑影，正准备藏入山村姗姗来迟的暮色中。

里屋浮着淡淡的霉味、药味、汗味和尿骚味。七孝小小的身子被裹在被子里。三婧爬上榻，小心翼翼地抚上他的额头，捋平他被压乱的枯草一样的头发。

“姐？”

“嗯，是我。来喝点水吧。”三婧靠过去，揽住他的肩膀，支撑起他的身子。七孝消瘦得似乎比他身上的被子还要轻些，三婧一只手就把他抱到了怀里。她调整了一下姿势，力图使他舒服些，然后才慢慢把碗凑到他的唇边。

“咳咳咳，姐，咳咳……我好难受……我受不了了咳咳咳咳……”少年的声音破碎在剧烈的咳嗽中，七零八落如碎裂了的玻璃。三婧觉得自己的心要被这声音里的碎片扎出血了。她来不及擦一下坠落的眼泪，慌忙轻轻拍打弟弟的背，“先别说话，慢点喝，别呛着……孝孝最乖了，一定会好起来的。”

“嗯……”七孝不再说话，三婧着慌地低头，却发现七孝已在她怀中又睡了过去。

翌日，三婧早早起来，一路小跑到镇上药店抓药。早晨山间的路有点湿滑。三婧稳稳地跑过树林。

药房先生记性不错，时隔两年仍记得那时那个哭着求药的小姑娘，“小婧啊？”

“先生早，”三婧平复了一下紊乱的呼吸，把方子递过去，“麻烦您了。”

药房先生戴上眼镜，眯着眼把方子拿远瞧了会儿，挪进了一排排百子柜间找药。

“你弟弟又病了啊？”

“嗯。”三婧眼眶又酸涩了——她如今才知道自己身体中竟积蓄了这么多的泪。

“唉，苦了那孩子，也苦了你们啦……”先生把药包起来递给三婧，揉揉她的脑袋，“这年头也没什么人来开药啦，药囤这儿也是囤着，你直接拿去用吧。以后还需要直接跟我说就好了。”几年来沈家不顺的时候，一直是这个温和的药房先生这一点那一点地帮着他们。沈老爷子的故交里，只有他不曾在三婧他们困难时避开。

三婧心中充满了感激，一时竟什么也说不出来。她深深地鞠了个躬。

“三婧？！”

听到呼唤声时，三婧刚揣好药，正准备赶紧回家熬药。她转过头，不由得惊喜地大喊，“红玉！你回来啦！”

“嗯，学校放几天假。唉，我都想死你了。”孙红玉跑过来，给三婧一个大大的拥抱。

红玉更漂亮了，比上次见面时更高挑，气质也完全不一样了。她穿着绣着碎花的棉布连衣裙，外面套了件乳白色的薄外套，长发在晨风里跳舞。可是她又好像瘦了，面上也似有憔悴之色在微笑中闪现。

“你在省城过得还好吧？”三婧心疼地揉揉孙红玉的肩膀，听她讲述那个不一样的世界，却悄悄地走了神。要是当时成绩能再好一些，爹应该是不会让她中途辍学的吧？要是一直学下去，现在她应该也能穿着漂亮的裙子，坐在城市里大学的干净敞明的大教室中上课了吧？

“镇子的变化好大啊。”孙红玉拉着三婧到处转。

“是啊。这条路是今年翻新的，一直延伸到镇子边缘，再到村东口。可是村里的路还是土路。那个卖糖葫芦的阿叔还是一到傍晚就沿着这条路一路从学校叫卖到村口。”孙红玉顺着三婧的手指望向望不到的路的尽头，微有些怅然

若失。

“是啊，连这条路都变了……还记得么？以前我们放学总一起从这条路回家，到了村子，才你左转我右转。”

“嗯。”三婧轻轻应了。

“从前镇子到村子之间的路就是坑坑洼洼的，现在还是这样……记得有次我们玩儿疯了，我追着你跑，结果你一个不小心摔进了路边的一个捕兽坑里，好险没有被夹到，但是扭伤了脚。坑有点深，我没法把你拉上来，只好跑去找你家人。”

三婧一愣，感觉有点熟悉，但又不太确定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儿。

“诶！不记得了么？当时你父亲不在家，你母亲听我一说，立刻就跟我赶过来了，把你拉上来一路背回了家。对了！她那时正怀着你弟弟呢。想起来了么？”

三婧迟疑了下，点点头。

边走边叙着旧，她们到了镇子的边缘。这时，迎面突然来了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差点撞到三婧她们身上去。

又是陈三！

三婧吓了一跳，来不及躲闪，被陈三突然抓住手腕拉进了怀里。她害怕地尖叫起来。陈三满身酒臭，一双手到处乱摸。孙红玉这才反应过来，扑上去拍打陈三，奋力想把三婧拉出来。不远处是个小酒馆，酒馆里坐着几个人，听到动响探出了头，看到他们扭在一块，哈哈大笑了起来。好在陈三醉得有点厉害了，一个不防被猛地推摔到了路中央。三婧脱离了桎梏，和孙红玉惊惧地赶紧向镇外村子的方向跑去。陈三坐在地上，对着她们的背影大骂：“妈了个巴子的臭婊子！立什么牌坊！”

她们仍然在村口分开，匆匆道了个别。三婧没敢放慢速度，继续朝家里狂奔。

三婧撞开松松搭着栓的门，试图平复下自己凌乱的呼吸。

宋青莲正从七孝的房里走出来，强忍着的烦躁几欲爆发，看到三婧，疾步走了过去，一巴掌拍在三婧的后颈子上，吼道，“就让你去买个药！怎么要这么久？！你在外面瞎混什么！心里还有你弟弟么嗯？！怎么有你这么讨厌、不懂事的孩子！”吼声在三婧耳朵里像白日里的惊雷般突然炸开，引起好一阵耳鸣和眩晕。她像被困在了突然大作的风雨中，失望、失落、茫然、痛苦，直到母亲又一巴掌拍在她背上，拍得她一个踉跄，她才失魂落魄地找回听觉，拎着

药跌进厨房里。

离清明又近了些。

夜幕降临，堂上灯亮了起来。三婧在外间厨房里熬药。宋青莲和沈峻相对坐在桌边。

宋青莲开口道：“今天你出去那会儿钟姐来了。”

“陈四家那个？”

“……嗯。她儿子在城里上大学呢。”

“哦。”

宋青莲小声说道，“她说让镇上那李郎中看没用的，一定要去城里。”

沈峻脸色很冷，“我不正借钱么！哼，他们这些人……光说说顶什么用！”

宋青莲闭上了嘴。过了一会儿，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挪动椅子稍微凑近些又道：“钟姐说，镇上来了个城里人，在招能做家务、照顾小孩的人……可以一次把工钱付清，以后包吃包住。要不……送三婧去试试吧……？去城里……不也挺好的么？”

“能有这么好的事？”沈峻根本不信。

“也不是……她说……那样可能就要受点委屈了——就是什么事都得听城里人的。”

沈峻没有说话。

风吹得光影摇曳。堂上静谧无声，只听到老桑树在院子里颤悸。

又过了一会儿，屋子的门被推开了，宋青莲走出来。三婧还在厨房里，借着月光熬药。宋青莲走到厨房门口，先问了她药好没好，顿了一顿，然后又叫三婧药熬好后早些休息，说明天要带她去镇上找个工作。

三婧伫立在那，看着宋青莲离去的方向很久。她想牵起一个受宠若惊的笑容，但终究没能办到，反而差点哭出来。她怎么能把刚刚在屋子外听到的话当作没听到呢？

药其实已经熬好了。三婧怕它熬干，赶紧熄了火。周遭此时静得可怕，连风声叶子响都没有了。三婧的脑海中突然走马灯一样晃过了很多的事情。

多可笑啊！她居然还想问“为什么”！一切不都已经那么明显的么？无论她多努力，在爹娘的心中，她总是比不上七孝重要的，甚至连她自己也一直这么认为。同时，她也是深深爱着七孝的，因而更不敢拿她的疑惑去问爹娘，生怕七孝听到了会伤心。

或许，她就按照爹娘的安排去了城里会更好吧。

三婧愣愣地看了黑漆漆的药盅一会儿，眼前突然浮现出了一个奇幻的景象。她看到眼前小厨房破败的墙壁烟一般消散，平坦干净的道路纵横交错着在她面前展开，道路两旁店铺林立，每一个都金碧辉煌；到处是温柔美丽的人，女人们穿着绣有各种美丽花纹的连衣裙，戴着鲜嫩而芬香四溢的花儿，长发飘飘像天边的云絮，男人们一个个面色沉凝，步伐稳健；大学的门又高又大，里面有数不尽的书，学生们都坐在那儿大声朗读；生病的人只要打个电话给郎中，再按郎中说的方子抓药熬药，喝一碗就能完全康复……

三婧的心在胸腔里怦怦直跳，可她已经不清楚这是害怕还是兴奋了。

清明前一天的夜晚，三婧躺在炕上做了一个很长的梦。三轮车一颠一颠地驶向城市，她和红玉坐在车后铺了厚厚一层稻草的板子上，看着爹娘和村子逐渐变小、远去，最终融入云淡风轻的瓦蓝色天空里。